

讀史要義叢書

中外交通史

高級程度會考必讀



林健發 合編
歐陽偉健

讀史要義叢書

中外交通史

高級程度會考必讀

林健發 合編
歐陽偉健



海山圖書公司

中外交通史 定價：港幣十六元

編著：林健發·歐陽偉健

出版：海山圖書公司
九龍民泰街49號五樓·座

印刷：新新印刷公司
香港金萬豐工廠大廈十四樓B座

發行：海山圖書公司
3 - 655113
長興書局
5 - 699486

3000(9)84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編輯要旨

- 一 本叢書名為讀史要義叢書，乃根據香港高級與高等程度會考課程而編纂，專為港大與中大預科班同學應付考試而設。
- 二 本篇專門處理中國歷代對外交通史之有關問題，以論文之形式，討論之課題，皆針對近年考試疑題之趨勢，務求包括整個考試課程而無遺。

三 編者積數年任教預科之經驗，深知同學之通病，在於：

- 1) 缺乏時序觀念；
- 2) 易於將交通史上之史事與人物，互相混淆；
- 3) 對編要人物的貢獻與影響，認識不深；
- 4) 審題不慎，未能針對問題作答；
- 5) 多言而不清，多述史事而未加個人評論與體會；
- 6) 地理觀念模糊，繪圖輔助作答者不多。

編者認為時序觀念之不清，將史事、人物互相混淆及對重要人物的貢獻亦未能深入分析之原因，在於對史事認識不深。此因每件史事與每個歷史人物，皆有其不同的背景，經歷與重要性，同學未能確認，皆因對史事與人物的事跡掌握未多之故，故本篇盡量搜羅各方面的史料，特別加以精確分析與組織，繪以清楚之段落，務求綱舉目張，使同學易於掌握。

至於審題不慎之弊，雖在乎同學應考時之發揮，然亦在

於平常之預備與訓練。本篇採用論文形式，將有關論題各方面之答案，均包羅其中，以備同學採摘與發揮。本篇亦盡量摘引前人之議論，加以評議，以啓發同學之評論能力。本篇又特別彙輯了十一幀中西交通史之地圖，以方便同學瞭解中西交通之史迹與路線，與及於考試時繪畫，以輔助作答。

四 爲了方便同學瞭解近年考試之趨勢，故特搜羅了歷屆高級程度會考交通史部份之試題，加以分析歸類，分別繫於每篇論文之後，在書末更列有一總表，以便同學參考。

五 本議更將歷代有關交通史之重要典籍，加以簡短介紹，作爲附錄，以便同學對中西交通之發展，有若干認識。

目 錄

一	先秦對外交通的揣測與徐福的東渡日本	5
二	漢代的西域與張騫之出使(附圖)	10
三	東漢自明帝至安帝時代的西域通道及班超(班勇)父子經營西域之經過及貢獻(附圖)	20
四	絲綢之路及其對東西文化交流之作用(附圖)	30
五	魏晉南北朝之對外交通概況與法顯之西行求法及其貢獻(附圖)	36
六	唐代天可汗制度建立的緣起及其發展與影響	45
七	唐代中印交通情況及其影響	52
八	王玄策之出使印度及其貢獻	58
九	玄奘之西行求法及其貢獻(附圖)	60
十	義淨之西行求法及其貢獻(附圖)	69
十一	唐代中日交通概況及其影響(附圖)	74
十二	唐代廣州對外交通之情況，船舶之類別及其影響	80
十三	宋代沿海市舶司之設立，其與外國通商之概況及市舶司之職權	86

十四	唐宋時代廣州及屯門之對外交通 (附圖)	92
十五	蒙古三次西征所引起的對外交通 和影響(附圖)	97
十六	周達觀的生平及其對中西交通的 貢獻	110
十七	明初的海外貿易	115
十八	鄭和下西洋(附圖)	119
十九	敦煌資料	135
二十	附錄：1. 佛國記	140
	2. 大唐西域記	141
	3. 諸蕃志	143
	4. 島夷志略	146
	5. 瀛涯勝覽	147
	6. 西洋番國志	147
	7. 西洋朝貢典錄	148
	8. 咸賓錄	149
	9. 海國聞見錄	150
廿一	歷屆高級程度會考中國歷史科 試卷(一) 交通史試題	151

一、先秦對外交通的揣測與徐福的東渡日本

先秦對外交通的揣測

先秦古籍中，有渠搜，析支等地的記述，據考證這些地方都在現今中亞細亞蘇聯境內。而《山海經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在位第十七年，曾經在瑤池之上會見了西王母國君，雖不能當作真實的歷史看待，然是書所記述的西域山川、地理形勢和物產，詳細廣博，又多少接近實況，直到現在，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上，以及在酒泉出土的西涼時期墓室的東西壁畫上，仍然可以見到周穆王和西王母會見的形象。此外，春秋戰國時期，有關西域的山川形勢更多次出現在《楚辭》裏。由此說明，遠在秦朝以前，中土人士已知流沙以外的地方，已經和西域有交通往來。

中國的毗鄰國家最早見於古書而又最爲可信的，要算越南了，越南古稱交趾，先秦古書如《尚書》，《墨子》都曾說及交趾，至於泰國，古稱撣國，則見於《史記》。

至於中國同朝鮮日本的交通，爲時也甚早，戰國齊威王、燕昭王時，即傳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相傳在渤海中，於是齊威、燕昭俱使人入海求三神山，雖然始終沒有求得，三神山的地理位置亦無從稽考，不過極有可能是日本。到秦時，即有徐福率領三千童男童女出海，一去不回，相傳乃到了日本。（詳見後文）而朝鮮自檀君立國，已在中國唐堯元世，商亡，箕子逃亡到朝鮮，到戰國時，朝鮮北部更爲燕所有。

中國與印度交通，雖無歷史記載，然印度知道中國大約很早，印度的《摩奴法典》中即有支那一辭，而史詩《阿婆羅多》亦曾提及此字，這兩部書大約完成於公元前四百年左右（大約在東周周安王時，時秦國漸強大），又《大寶積經》也曾述及吳蜀秦等地，由此可見兩地雖無正式的交通，然兩國人民時有接觸則毫無置疑。

徐福的東渡日本

徐福，字君房，號市，齊人。齊魯一帶，在春秋戰國期間，經濟發達，文化興盛，而因瀕臨大海，入海求仙思想盛行。《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廿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齊地）立石。……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福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徐福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即鯨魚）所苦，故不得至，欲請善射手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玕北至榮成山弗見，至芝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此段詳記徐福遊說秦始皇遣他入海求仙藥的前後經過，並述及秦始皇因入海捕鯨後，得病而死。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中之《淮南王安傳》，載伍被諫王之言曰：「（秦始皇）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

：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從上述記載，可知徐福於數年間曾多次入海。其初之入海乃探險及觀察地形。由瑯玕出發，先至朝鮮，再至九州北部。那裏居民稀少，蝦夷人還在北海道散居。

最後一次入海則在秦始皇卅七年（公元前210年），此次入海為有計劃之移民。徐福造出神話，騙取始皇三千童男女，五穀，百工，射手，駕龐大之船隊出海。登陸九州東南部的日向。

近代史家衛挺生的《日本神武開國新考》一書，指出日本史上最早的神武天皇就是徐福，並舉出幾點理由如下：

（一）地理上的巧合：史記說徐福得平原、廣澤，而神武建國之橿原，恰在近淡海（琵琶湖）與遠淡海（瀨名湖）之二大澤地區，內外有大小平原九處。

（二）時代上的巧合：徐福最後入海在秦始皇卅七年（公元前210年），而神武登位（磐余彥尊）之年，恰在公元前約二百年。

（三）遺物的巧合：神武傳國三寶之鏡、劍、玉，其鏡為白銅，乃秦漢時物，劍號師靈，為前漢早期之環頭大刀，此正是徐福在秦與漢間入倭建國之証物。

（四）舟師之巧合：神武天皇東征用舟師（海軍）。古代文化進步的國家才有海軍，公元前六世紀西方有希臘，東方中國之吳、越與楚皆有舟師，秦時則齊楚方有，日本在神武天皇之前尚在石器時代，故不可能有舳舻相接之舟師

。故其舟師必來自中國大陸之齊楚，與徐福最後入海之樓船有關。

(五)三千童男童女之巧合：徐福最後入海率領三千童男女、百工、善射手；而神武東征時有男軍女軍，磯城之役，以女軍在正面作戰，以男軍隨後作迂迴戰。徐福入海時，三千童男女尚未成年，但經過十年在日向訓練，已成為作戰的勇士。

(六)出土文物之巧合：日本古代文化分兩系統，一為島上原有之舊文化，因陶器上有繩席紋，稱為繩紋文化，以漁獵為主。另一系統為彌生式文化，其陶器器形與製法，與中國燕齊出土者相似，其銅鐵兵器，與山東城子崖出土者相似。日本出土銅器，時代最早者，有秦式之利匕首甚多，今稱「青銅細型劍」。又有「明刀」幣二枚，與秦匕首為同時物。又有「安陽布」幣一枚，乃秦始皇十一年至廿六年間鼓鑄之新幣。此三類物品之發現，皆在神武東征之沿途，及其東征將士之墓地與棺內。

(七)五穀百工與中途駐師：神武東征，中途駐師四年，其不即前進之理由，云為製造兵器，蓄積糧食，添造舟楫。在石器時代之日本，實無可能，只有携同五穀百工之徐福，方有此可能。

推究徐福東航之原因：徐是齊人，秦時齊魯文化水準極高，而思想甚為自由開放。而秦滅六國，苛政之下，其不堪壓迫乃極其自然的事。然如言復國，談何容易。徐福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求仙藥，意在騙取秦皇人力物力，以作其海外建國之資本。得平原廣澤後，即不再返回中國。更運用其優勢之軍力與先進的技術，征服原居民，仍用

神話治國，自謂「天降」。故徐福之入海殖民爲中國交通史上一大事，他是一個有智、有勇、有謀和有計劃的移民領袖，不能小視之爲方士、爲騙子。但徐福是否日本傳說中的神武天皇？實有待更多出土文物之證明及更詳盡之考證。雖日本皇室至今仍不肯承認，然而中日兩大民族之淵源，實有深長之歷史。徐福的事跡，亦中日歷史上光榮之一頁。

徐福東渡之成功，大大的鼓舞了在中國本土的志士，不甘於受暴政迫害的人和因朝代更迭，不願受政治株連的人，都受徐福的啓發，作東渡的嘗試。其中有部份成功抵日，受到封賜。其後影響日本歷史文化甚鉅者，史不絕書。

二、漢代的西域與張騫之出使

西域的範圍：

漢代的西域，主要是指今新疆省天山南北路與塔里木河流域而言。後來交通漸廣，範圍漸大，凡西北之地概稱西域。西域之與中國交通，始於漢武帝時。據《漢書·西域傳》：「西域，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樓蘭）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支、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其中中央大河就是塔里木河，鹽澤就是羅布泊，北山就是天山。

西域的城邦，大半有城郭田畜，與漢人相彷彿，以農業爲主的，稱爲居國；又有以游牧爲主的，稱爲行國。

張騫出使的由來：

中國在秦代時，對於西北的交通本已有相當發展，然而邊患頗烈，發展緩慢，尤以匈奴自殷周即爲邊患。至秦末漢初，匈奴經過冒頓單于統治，已發展成爲武力強盛的行國。他們不只統一了現在內外蒙古的地方，更東滅東胡

，佔領興安嶺遼河上游地區。北敗渾庾、屈射、丁零諸部，拓地遠至貝加爾湖。西驅大月氏，征服西域樓蘭、烏孫等廿多國。當時匈奴人數並不多，但他們强悍好戰，成爲當時邊患。而中國西北對外的交通要道亦常常受到他們所阻斷。兼且匈奴是好戰的游牧民族，在西漢時已存在奴隸制度，奴婢的主要來源是俘虜，西漢與之接壤，人口和財物遂成其掠奪對象，西漢必須抵抗。

漢高祖統一中國，曾試圖以武力征服匈奴，遂招平城之辱。自此朝廷乃採和親政策，以宗女妻冒頓，又約爲兄弟。漢室又對匈奴遺贈及與之貿易，一味忍讓，圖換邊境暫安。然匈奴越驕，連年入侵邊郡，抄掠人口畜產。據史籍記載：隴西、上谷、雲中、遼東等郡常遭襲，特別是雲中、遼東，每年被匈奴殺擄者在萬數以上。匈奴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其後匈奴更吞併敦煌及祁連之間的大月氏居地，乃成包圍中國的右臂。而大月氏則遷往現在新疆伊犁一帶地方。後來又被烏孫逼迫，再遷往中亞細亞的撒馬爾罕（Samarkand）。他們臣服了原來居於其地的大夏民族，同時建都在嬌水北部。當時的國境包括了強大的布哈爾（Bokhara）及阿富汗，他們對於匈奴去國之仇，無時或忘。

漢景帝時，匈奴與漢室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時漢室經濟漸漸復興，而軍事抵抗力亦加強，匈奴只能「小入盜邊」而已。

漢武帝即位，一改以往姑息政策，積極對匈奴作長期討伐戰。爲了斷匈奴右臂，所以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尋求盟國，尤其是爲匈奴迫害離鄉別井的大月氏。此爲張騫通使西域的背景。

張騫出使西域的動機及經過：

張騫出使西域的動機及經過可見於《史記·大宛列傳》及《前漢書》的《張騫傳》。《史記·大宛列傳》載：「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通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由此可知，張騫之出使西域是爲着與大月氏聯盟，一齊夾擊匈奴。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大概開始於漢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他與堂邑氏奴甘父率領從者百餘人，在隴西出發。進向匈奴所控制的河西，立即被匈奴捕獲，並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於是拘禁了張騫等人十餘年。但匈奴單于嘉其勇氣，以妻妻之，生下兒子。匈奴人對他的看管漸鬆弛，但張騫並未失節，乘著監視稍疏時逃脫，沿天山南路，穿過疏勒，越過葱嶺到了大宛。大宛王特遣使護送他過康居，然後再到大月氏。

然而大月氏剛重建領土，所得地又肥沃而安全，環境優裕，對匈奴已沒有從前的仇恨，亦無報復之意，加以距離漢廷太遠，緩急之間，漢廷的援助未必可靠，乃不願與漢廷結盟。以致張騫不得要領而還。

返國時，爲了避開匈奴，取道南道，欲經羌中東歸，卻又被匈奴捕獲。再過一年餘，單于死，匈奴內亂，張騫乃與胡妻及堂邑父逃出。於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抵國門。此次奉使，前後凡十三年（公元前138——

126年），漢朝拜張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臣。

張騫的出使，雖未達成與大月氏聯盟的外交使命，然而他在大月氏居留期內，瞭解到烏孫、大宛、康居等西域國家的情形。在大夏時又在市上見有邛竹杖及蜀布之商販。《史記·張騫傳》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然終莫得通。」其年份雖未能確定，大致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以前，沿途亦受阻，通印度、大夏的通路未通，但却通了西南夷（滇國）。

公元前一二三年，張騫隨衛青遠征匈奴，爲其副手，以騫熟悉西域水草屯兵之地，大勝，被封爲博望侯。公元前120年，張騫隨李廣出征，爲其副手，但因軍隊在接應上發生錯誤，大敗。武帝大怒，褫奪張騫所有官爵。

公元前119年，漢打通河西四郡，有意經營西域，故再召張騫詢問有關西域情形。張騫力主聯結烏孫以制匈奴。武帝以張騫爲中郎將，領三百人，牛羊萬頭，金帛數千萬，以作聯絡各國的禮物。其主要目的，爲聯絡烏孫，以斷匈奴右臂。因爲假如烏孫移居渾邪故地（河西一帶），並和漢修好的話，則匈奴的勢力將大受阻抑。但當時匈奴在西域的餘威尚在，而諸國對漢尚沒有清楚的認識，而且烏孫國王年紀已老，久服於匈奴，其大臣又怕匈奴，故不敢遷居。故張騫仍未達到其目的。

但他利用留居烏孫的機會，遣副使到各國訪問，如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後於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國。此行他經過車師，跨龜茲，入大宛，南至大月氏，東經葱嶺、于闐、鄯善，回陽關、敦煌。烏孫也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前來致謝。此外，派往各地的副使也都帶着諸國的使臣回國答聘。

自此以後，漢武帝經營西域興趣日益濃厚，每年派往西域的使者甚多，多者年十餘起，少者五六起。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更以漢公主下嫁烏孫王，並與之結為兄弟。

張騫先後兩次出使西域，雖然未能達致任何外交聯盟以對付匈奴，但是自此令到中國與西域的交通蓬勃起來。毋怪梁啟超先生稱其為：

「堅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開幕一大偉人。」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張騫卒。

張騫出使西域的歷史意義和影響：

漢武帝雙管齊下，一為用武力向匈奴征伐，一為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西域各國以斷匈奴右臂，使匈奴衰弱敗亂，其後更附降臣服於漢。這是張騫出使西域最顯著的效果。然由張騫出使，亦引致西域各國對漢朝的認識加深，而嚮慕東來，遂引致大規模的文化交流，此實非漢武帝或張騫預料所及。

張騫出使西域的貢獻和影響是鉅大、深遠的，現分析如下：

（一）張騫的出使，是前所未有的一次代表漢族向西域的探索